

大
争
沙
小说
生存
卷

艰难

分
卷

● 张孝评 编

涅槃

天下荒年、教工之家
太阳出世、乡村情感
本乡有案、女人之约
分享艰难、定数、官人



大争议小说·生存卷

分 享 艰 难

张孝评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责任编辑 井凤霞

封面设计 王晓勇

大争议小说·生存卷

分享艰难

张孝评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89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临潼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5.5 印张 389 千字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5604-1143-6/I·156 定价：19.60 元

编者序

我受命编选“大争议小说”之初，曾为“大争议”三字颇费踌躇。因为在我看来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轨道，包括小说家在内的整个人文知识分子，已经失去其往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辉煌，而越来越成为边缘化的存在。小说在世人眼中，不再是某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“载道”或者“劝世”文字了，很大程度上，已被俗化为对影视等大众传媒以及“地摊文学”起一些替补作用的休闲读物。因此，当年围绕某一部小说万众争说的“轰动效应”，自然也使难以寻觅了。人们之于小说，虽则间或也翻翻看看，在翻过看过之后，有时也不免发些议论，倘若遇到不同意见，偶尔也会打点嘴皮官司。但这显然已经不是什么“大争议”了，充其量不过属于信口所及，过目即忘的小争议一类。

既然时下小说已无“大争议”可言，再将入选作品冠以“大争议”的名目，是否有名实不副之嫌呢？对此，我是这样考虑的：在我之前，陈学超先生曾于1993年编选过两卷“大争议小说”。现在虽已时过境迁，但出版社从系列图书的连续性着想，继续沿用“大争议”的名目，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。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如果不拘于字面，“大争议”三字似乎也可宽泛地理解为社会大众较为关注，或者说愿意阅读的东西。

正是基于以上两点，尤其是后一点，我在编选过程中，突出

BPP 03/01

地强调了小说的可读性。我认为，可读的小说：首先，要有一个好故事，而且故事要讲得富于魅力。不管怎么说，小说总归是讲故事的艺术。意识流也好，生活流也好，它们的反传统，也只是把以往小说讲故事的传奇模式，在色调上作了淡化处理，在叙述上作了结构调整罢了。色调再淡化，也还是有一个故事；而且究其实，它们调整叙述结构，也还是意在把故事讲得更具现代魅力。完全忽视故事及其叙述的小说，在读者那里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之，我按可读性标准编选小说，首当其冲考虑的便是其故事性，包括故事本身的生动、完整，以及叙述中视角和语调的错落有致、变化统一等等。

其次，要有生活气息和真实感。传统小说重视故事及其叙述，这是应予肯定的。但是，作为其末流，确也有一些小说，为了追求故事性而露出了编造的痕迹，或失之穿凿，或伤于奇巧，一句话，不像是从生活中来的，缺少真实感。20世纪的新潮小说，正是有感于此而对传统的故事叙述模式痛下针砭的。这从正反面启示我们，小说的可读，不仅仅在于故事性，而且这一故事及其叙述，必须经得起读者以生活为参照所进行的推敲。

小说要可读，要可信，除此而外，在道德与政治方面也应为稳妥，或者说，要可靠。这是我给可读性标准注入的第三层内涵。这里所谓可靠，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，是无害；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，是有益，有某种潜在的劝世效应，或者有一定的文化启示意味。

许多事情，事前能想到，事中未必能做到，事后也未必能说到或写到。我以上关于小说可读性的设想，大概就是如此，望读者明鉴。

张孝谦

1996年12月16日

目 次

编者序 张孝评

“我们说定了，不告姓洪的了！让他继续当经理，为镇里多赚些钱，免得大家受苦。”

(1) 分享艰难 “刘醒龙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而每种活法都有自己的定数。”

(65) 定数 方 方

“单位天下大乱。部里下了文件，宣布对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。”

(101) 官人 刘震云

“我晓得了，你是不是爱我大学生的斯文，我不斯文哩！我才不斯文哩！”

(150) 教工之家 蒋春光

“倘若我是个合格的催款员，您能代表全厂，
给我鞠一个躬……”

(207) 女人之约 毕淑敏

“苗志高在我们党组织的眼皮底下，吃喝嫖赌
玩弄女性……可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。”

(234) 本乡有案 彭瑞高

“养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！”

(280) 太阳出世 池 莉

“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，飘来飘去
二十年，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。”

(342) 乡村情感 张 宇

“就在这种现代人醉生梦死的喧嚣中呼嚎中，
昨天的废墟才显得雄浑……”

(389) 天下荒年 谈 歌

“一个人难得不倒霉，而对他老先生说来，最伟
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，这简直是当代中国
史上的一个特例。”

(439) 涅槃 李国文

分享艰难

刘醒龙

八月的夜晚，月亮像太阳一样烤得人浑身冒汗。孔太平坐在吉普车的前排上，两条腿都快被发动机的灼热烤熟了。车上没有别人，只有他和司机小许，按道理后排要凉快一些，因为离发动机远。孔太平咬紧牙关不往后挪，这前排座如同大会主席台中央的那个位置，绝不能随便变更。小许一路骂着这鬼天气，让人热得像狗一样，舌头吊出来尺多长。小许又说 he 的一双脚一到夏天就变成了金华火腿，要色有色，要味有味，就差没有腿毛。孔太平知道小许身上的汗毛长得如同野人，他忽然心里奇怪，小许模样这么白净，怎么也会生出这许多粗野之物哩，他忍不住问小许是不是过去吃错了什么药。小许说他自己也不明白，接下来他马上又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当不了冠军，洪塔山才是镇里的十连冠。孔太平笑起来，说洪塔山那身毛没有两担开水泡他几个回合，再锋利的刀也褪不下来。两人说笑一阵，一座山谷黑黝黝地扑面而来。吉普车轰轰隆隆地闯了进去。小许伸手将车门打开，并说，孔书记，到了你的地盘，违点小规也不怕了。孔太平没说什么，他先将车上的拉手握牢，另一只手将车门打开。一股凉风从脚下吹向

全身，酷热的感觉立即消散了许多。

刚刚有些凉爽的感觉。吉普车忽然颠簸起来，孔太平赶忙将车门关好。小许说不要紧，路上有几个坑。孔太平却厉声说，关上门。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！小许没敢吱声，赶紧关上车门，同时减小油门让车速慢下来。这以后，两人都没说话，路况好，车子走得平稳时，这种沉默有些不对头。孔太平知道自己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，便有意找话说说，缓和缓和气氛。他掏出烟，一次点燃了两支，并将其中一支递给小许。

小许抽了一口烟后，马上告诉孔太平这是假的阿诗玛。小许说，这烟是县城南边金家坳的农民做的。

孔太平说，金家坳是我县唯一一个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村子哩。

小许说，若将那些假烟一查禁，恐怕同我们西河镇的情况差不多。

孔太平说，是该查禁，不然国家的事就全乱套了。

小许说：昨天我听人说了，一副对联：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，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。

孔太平想了想，觉得这副对联有些意蕴，他问小许说你还听见什么没有？

小许说：洪塔山近期内可能要出事。

孔太平忽然敏感起来，他问：出什么事？

小许说，县公安局还在整洪塔山的材料，似乎是经济上有问题。

孔太平说，不对，经济问题应该由检察院办理。

小许说，那要么就是嫖妓搞女人。

孔太平正要再问，迎面一辆汽车亮着大灯扑过来，灯光刺得他俩睁不开眼睛。小许踩了一脚刹车让吉普车停下，然后拉开车门跳到公路中间破口大骂起来。那辆车驶近了停在小许的身前，孔

太平认出是一辆桑塔纳。他马上猜测可能是镇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的座车。果然从桑塔纳车门里钻出来的那个人正是洪塔山的司机。小许用拳头擂着桑塔纳的外壳，说那司机也不腐泡尿照照自己，敢在西河镇里亮着大灯会车。那司机分辩说，是因为小许没关大灯他才学着没关的。

小许说，今天得让你付点学费，认清楚在西河镇能亮大灯会车的只有老子一人。

小许正要抬脚踢那桑塔纳车灯，孔太平大声阻止他。孔太平下车后，那司机赶忙上前赔不是。孔太平支开话题，问那司机去哪儿。那司机说是送一个客人。孔太平见车内隐约坐着一个人，就挥挥手让桑塔纳开过去。桑塔纳走后，孔太平又说了几句小许，他担心那车内坐的是养殖场的客户。小许说那人绝不是什么客户，那副妖艳的模样，一看就不是正经路上的人。听说是个女人，孔太平也不再数说小许了。倒是小许来了劲，不断地说现在太不公平了，洪塔山算什么东西，居然坐起桑塔纳来，书记镇长却只能坐破吉普。小许说他若有机会，一定要治一治洪塔山，不让他太嚣张。

小许的话说得孔太平烦躁起来。这时，吉普车已来到镇外的河堤上。孔太平让小许停下车，打开车门时，他叫小许开车先走，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。

吉普车消失在镇子里，四周突然静下来。被太阳烧烤透了的田野，发出一股泥土的酃香，月亮被醺醉了，满面一派桔红。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，一会儿凉风扑面，一会儿暑气袭人，进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。

河堤外边的沙滩上，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乘凉的男女青年，女孩子嗲声嗲气的话语和男孩子有些浪意的笑声，顺着河水一个涟漪就漂出半里远。孔太平想起小时候自己从县城里来乡下走亲戚时，舅舅带着他走上几里路，同垸里的男女老少一道来这河滩

乘凉的情景。有天夜里，满河滩的人睡得正香，忽然有人喊了声狼来了狼来了，惹得许多人慌忙逃个不迭。后来舅舅大喊了一声说，这么多人还怕几只狼，一人屙一泡尿就可以淹死它！舅舅的喊声制止了河滩上的慌乱，大家镇定下来以后才知道是有人在闹着玩，目的是想吓唬那几个睡成一堆的女孩子。舅舅走上前去揪着那人的耳朵，一使劲就将其扔到河水中去了。那人水中挣扎时，大群女孩纷纷抓起沙子撒到他身上，直到那人急了，说若是谁再敢撒沙子，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光，这才将女孩子吓退。那人从水中爬起来时，舅舅对他说了几句预言，断定其人将来不会有出息。孔太平记起这个故事，却不记得舅舅所说的这人是谁了。在当时他可是知道这人的姓名的，时间一长竟忘了。忘不了的是这人如今也该四十岁了。

想起舅舅，孔太平的目光禁不住拐到另外一个方向上。远远的一座小山之下，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架霓虹灯，西河养殖有限公司几个字一会儿绿一会儿红，往复变幻不停。空洞的夜晚因此的确添了几分姿色，美中不足是那个“殖”字坏了半边，只剩下“歹”在晃来晃去。舅舅的家就在养殖场附近，虽然离得不算远，可他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过舅舅的家门。孔太平打定主意，近几天一定要去舅舅家坐一坐，不吃顿饭也要喝几杯水。

孔太平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下到西河镇任职已有四年了，头两年是当镇长，后两年任的是现职。论政绩主要有两个，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全小学和一座初中，二是搞了这座养殖场。现在镇里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座养殖场。所以他对养殖场格外重视，多次在镇里各种重要场合上申明，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养殖场。实际上，这座养殖场也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命运。回县城工作只是个早晚时间问题，关键是回去后上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。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，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，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。

凉风一阵比一阵紧了，暑气明显在消退，河滩上几个女孩子忽然唱起歌来。孔太平心情好起来，他正要加快步伐，迎面走来两个人影。不知为何，孔太平一认清那两人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和徐书记，竟下意识地躲进河堤旁的柳丛里。

杨校长走到他跟前时忽然停下来，等一下，我肩泡尿。

徐书记嗯了一声说，我陪你肩一点。

好半天没见水响。杨校长说，妈的，白等了半夜，哪知他竟留在城里偃老婆不回来。

徐书记说，这热的天再好的女人偃起来也没味道。

杨校长说，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教师，去年家里就装了空调，改造了自己的小气候，你还是大环境呢！

徐书记说，你别笑我土，我还真没见过空调是什么模样哩！

杨校长说，恐怕是你不注意，县城里好多楼房的外墙上挂着些像麻将里的一饼、二饼那样的东西就是空调。

孔太平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
杨校长继续说，胡老师突然发病住院，也不知是好是歹，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医疗费还要学校先垫付，他妈的这是什么道理！

徐书记说，镇长书记只管自己升官发财，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。你没听见刚才开车的小许在镇委大院里嚷，要全镇人勒紧裤带给镇里买台桑塔纳，不然出门太丢人了。

杨校长说，也是，县里随便哪位领导卖台车子也够全县教师好好过上一个月——喂，老徐，我这一阵不知怎么的，肩尿特别费劲，老半天也挣不出一滴。

徐书记说，莫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吧，得赶紧查一查，男人这地方最容易患癌症。

杨校长说，患了癌症才好，我就可以解脱了，死不死活不活反让人难熬——好好，总算肩出来了！憋死个人！

一阵水响过后，两人终于走开了。孔太平听出他们要去镇医

院。孔太平明里暗里听惯了别人的牢骚话，他知道杨校长是在说自己，抬腿将眼前的柳树狠狠踹了几下后，心中的火气也就去了多半。

孔太平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地委奔小康工作组的孙萍。孙萍一个人正顺着河堤散步，孔太平一见她那模样就开玩笑，问她是不是又收到男朋友的信或者是刚刚给男朋友写完信。孙萍挺大方，说不是这两样，而是一个三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莽撞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。孔太平问她感觉如何。孙萍说她发现老同学的文章写好了。孔太平提醒她留心对方是不是抄了哪个名人公开发表的情书。孙萍笑着表示了认同。接着她告诉孔太平，镇里人都知道他今天回来，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好几拨人一直在镇委院里等着他，直到小许一个人开着车进院后，他们才散去。孔太平问清除了杨校长是准备找他要钱的以外，别人都是来伸冤告状的，便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下来。他告诉孙萍，这年头只要不涉及到钱，一切都好办。说了一阵闲话后，孔太平要孙萍给他帮忙做件事，马上到镇医院去看看那个姓胡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住院的。孙萍答应后，便往镇医院方向去了。

一进镇子，街两边乘凉的人都拿眼光看他，同他打招呼的人却很少，偶尔开口也是那几个礼节性的字。孔太平平常进镇子总是坐车，同镇上的人见面的日子不多，这般光景让他有些吃惊，自己刚来镇上时可不是这样，那时谁碰见他都会上前来谈一阵话，反映些情况，提点建议什么的。孔太平看见街旁一位老人还在忙个不迭地招呼几个孩子，就走上去询问他家中的情况。他以为老人的儿子、媳妇外出打工去了，谁知老人气呼呼地告诉他，孩子的父母都让派出所的人抓了起来。老人说，自家几个人在一起打打麻将带点彩犯什么法，开口就要罚款三千。那些个贪官污吏怎么不去抓，那么多贪污受贿的人怎么不去抓？老人一开口，四周的人都围拢来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，孔太平总算搞清楚，原

来镇派出所前天晚上搞了一次行动，抓了四十多个用麻将赌博的人，清一色是镇上的个体户，不要说是干部，就连农民也没有一个。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派出所的预谋，十几万罚款够买一辆桑塔纳。孔太平借口自己刚回，不了解情况，转身往人群外面走。老人在背后说，我将话说明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几条。孔太平没有理睬。老人又说，这哪像共产党，连国……孔太平不等他那更刺耳的话出口，便猛地转过身大声说，不是共产党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们这些私营业主先富起来，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大的铺子？钱来得太容易了，就想赌，是不是？莫以为自己逃税的手脚做得干净，让你逃才逃得了。孔明知道关羽会放曹操才让他去守华容道，不让你逃时，你就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。得了共产党的恩惠却想着王八的好处，这叫什么，这叫混帐王八蛋！前年订《村规民约》时，你们都签过字，赌博就要挨罚。不想交罚款的人明天到镇委会里同我打个招呼。

孔太平一吼，街上突然静下来。他什么也不再说，一溜烟地回到镇委院内。也不理睬别人叫他，站在院子当中扯着嗓子大叫：老阎，老阎在家吗？分管政法的阎副书记应声从自家门口钻出来，孔太平要他马上将派出所黄所长叫来。

他刚开门进屋，住隔壁的妇联主任就送了两瓶开水进来，并随口问他怎么这次出去时间延长了三四天。孔太平说，刚开始只准备参观一下华西村，后来大家都闹着要去张家港市看看，参观团的领导只好修改日程安排。妇联主任问他有些什么收获，孔太平一边叹气一边告诉她，经验很多，可是太先进了，他们一下子学不了，还得敲自己的老实锣鼓。

孔太平开始解上衣纽扣，并说自己要冲个澡。妇联主任说，你冲你的澡，我说我的话。孔太平说，那我就脱裤子了。妇联主任笑着说，你那东西我家里也有，吓不着人。妇联主任说笑之间人也起身站起来，她跨过门槛后又回头告诉孔太平，他不在家时，宋

家堰村超生了一个人。她说，本来差一点就是三个，另两个被她抓住了时间差，抢先将工作做妥当了。孔太平说，今年一切工作都白做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随手关上门，一个人怔了一会儿后忍不住自言自语道，这些骚女人。

孔太平打开水龙头，放水冲了一阵身子，他刚用肥皂将身子涂抹一遍，水龙头里就没有水了。他打开窗户探出头冲着楼下叫道，一楼的，等会儿再用水好不好，让我将澡洗完。叫了两声，水龙头里又有水了。他赶忙凑过去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孔太平一怔，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老婆打来的，目的是探听他的行踪，她总是怀疑自己在镇里有别的女人，常常出其不意地搭车跑来或在半夜三更打来电话。孔太平冲出卫生间，抓起电话大声说，是我，我是孔太平，我已经准时回到镇里，你该放心了吧！别用什么孩子不听话，钥匙找不见了等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别有用心，我都明白，你不要耍这种小聪明！他吼了一通后，电话里竟无一点反应。他又说，有话你就快说，不声不响地到头来还得我付电话费。电话里轻轻地响了一下，接下来是一串蜂鸣声。孔太平愣了一会，伸手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，电话铃响了一阵后有人拿起了话筒，他对着话筒说，我爱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三心二意的！电话里忽然传出儿子的声音。儿子说，你是谁，不许你爱我妈妈，我妈妈只能让我爸爸爱！孔太平说，儿子，我就是你爸爸！儿子在那边欢叫道，妈妈，爸爸要爱你！孔太平放下电话，继续将身上的肥皂液冲洗干净。

派出所黄所长进来时，孔太平刚刚将裤子穿好，天气太热，他懒得再穿上衣，光着膀子，开门见山地问抓赌的情况。黄所长说他们确实是选择了镇上干部发工资的前几天行动的，因为这时干部们口袋里都是瘪的，无钱上麻将桌，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难堪。只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镇上那些个体户竟敢公开抵抗，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收上来。他们准备明天先放几个女人，探探风

向。孔太平沉吟一会后，表态不同意这种做法，他说政权机构做事就得令行禁止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否则就会失去威信。孔太平答应镇里出面帮他们维持一下，条件是收上来的罚款二一添作五，两家对半开。派出所长不同意，他们正指望用这笔钱添一些交通工具。孔太平告诉他，老百姓已猜出他们是想买辆桑塔纳，他们若真的这么做，会失去民心的。因此，不如将这批罚款分一半出来，捐给镇里，专门发放拖欠了几个月的教师工资。黄所长有些松口了，只是不同意交出一半，他觉得太多了，教育上困难，公安部门也同样困难。孔太平思考了半天后改变主意，提出只要明天一天，到时收到多少算多少。黄所长很高兴地同意了。

门外响起了高跟鞋的咯咯声。孔太平连忙抓住上衣往头上套，孙萍进来时，他那铜钱大的肚脐眼还没有盖住。孙萍刚坐下，黄所长便起身告辞，那模样似乎有点避嫌的意思。孔太平留他没留住，只好由他去了。

孙萍将乌黑的披肩长发甩到胸前，像瀑布一样垂着，然后说她想喝口茶。孔太平正要重新泡一杯，孙萍已拿过他喝过的茶杯，有模有样地抿了一口。孔太平想阻止却来不及。他看着孙萍那粉做的一样好看的手，心里咚咚地响了两下。

孙萍抬起头来说，孔书记这茶叶太好了，是哪个村里做的？

孔太平说，我这茶叶算什么好，这回出去考察，你们地委组织部的人那茶叶才真叫好哩，一连八九天，就是看不见他们茶杯里有哪片叶片是两芽的。

孙萍说，那还不是下面乡镇的干部送给他们的。其实我们镇上也应该搞点特制土特产，这对开展工作有好处。

孙萍这话是双关意思，暗里还指疏通关节可以早点向上提拔。孙萍是昨天回到镇里的，她在地区团委工作，团委同组织部在一层楼上办公。她这次回去休假，刚好遇上东河镇的段书记鬼头鬼脑地在组织部门口转，一看就知道是上门送礼的。孔太平本来对

孙萍说话的口气有些恼火，但她话里的内容却很重要。东河镇的段书记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，地县领导连续三次考察，都是孔太平排第一，老段排第二。这次地委组织部外出考察，人员名单都是戴帽下达的，上面没有东河镇的段书记，他原本有些暗暗高兴，没料到人家却来了这一手。

孙萍说，现在考察干部并不是光看政绩。

孔太平说，我不会这么贱，胡子一大把了，还低三下四地去巴结那些二十来岁的毛头科长。不说这个了，说说医院里的情况吧！

孙萍说，胡老师可能是中暑了。但医生还不敢贸然下结论，一般的中暑醒过来就没事，胡老师却是醒过来后又接着昏过去了，所以非得住院观察。

孔太平嗯了一声。孙萍继续说，同胡老师一个病房里还有宋家堰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，两人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。

孔太平想了想说，我得马上去看看，不然万一出了事可没法交待。

孔太平领着孙萍走到门口时，看到院子里空无一人，他很奇怪，往常大家总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乘凉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怕热了哩！他来院子中央大声说，都睡了吗？还没睡的请出来一下。喊声刚落，家家户户里都有人从门里钻出来。孔太平告诉大家，他准备到医院里看看两个住院治病的老师，谁家里有暂时用不着的罐头、奶粉、麦乳精什么的，请先借给他用一用。孔太平开口，几乎人人都转身进屋拿出一两样东西来，一会儿就积成不小的一堆。孔太平也不客气，装进两只口袋装好，就往医院方向走去。

走了半天，孔太平回头一看，只有孙萍一个人跟在后面。往常这种事他不用开口，鞍前马后总有几个人跟着，特别是妇联主任，哪怕是有意想甩也甩不掉。孙萍走上来，接过她左手提着的